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十五

趙郡李之儀端

序

歐陽文忠公別集後序

蜀人梅贄公儀為滑州得殘稿數紙文義粲然而不知其所以類訪之得十人者又數十紙問諸所自亦莫知持歸以贊于公曰此我通判滑州時學書偶至于盈紙不意流落猶在也文章猶日月之在天莫不冒其照臨在地則水火也萬物必資于以給其可一日而無



耶故其隨得隨散天地不能藏匿而在二處二必為神
物護持公嘗語人曰筆研我輩假以寓其趣凡有所當
寓當隨其所命意細絳展將而見于筆下不獨學書目
而可以增益其所未到處久之斯可樂也蓋公之自樂
者如此故每見于翰墨者皆抑揚頓挫可以為學者師
法法信所謂天口而成言肆筆而成書也汝陰王樂道與
其子性之皆博極群書手未嘗釋卷得公家集所不載
者集為二十卷余幸得而觀之遂以嘗聞人所誦公之
言以記于後亦足以告文學者而為之功也政和四年

三月廿三日趙郡李之儀書

仇池翁南浮集序

元祐末予後辟中山寔東坡先生幕府後先生到官先

生謂予曰子近離京師時事如何予對曰必有所更張
先生曰有所聞乎予曰無所聞以意得之尔先生曰何
以得之予曰是固不难得蓋平日未有為先生言者先
生日人有言我未嘗不聽我豈拒人者哉予曰先生固
不拒人而人自難言有又曰願為我言之予曰斯言近
述而不免謂之有二心挾二心以幸其術之必售是可

陳于先生長者之前即此人所召難言而先生所以無
 後而有聞也且垂簾共政八年於此主上未嘗可否一
 事諸公奏行將太母之令太母權為正而正固在位也
 其未嘗可否若者蓋是托託而有所待待也方其政之在我也
 豈無捨其旧而求同于我或有所不納既不得同必退
 而為異日之謀今日乃其所謀之時以八年之所待則
 聖志固已定矣一旦群然而進如所定者十年八九欲
 不信渠可守乎先生曰太母受先帝願託保祐聖躬主
 工孝養不匱承順書道共成先帝之志以圖至治故八

年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俱恐不與其事者或存所
 不知尔又况人各有心其可得而同耶予曰先生父子
 弟兄超自窮遠窮文舉業論流布四方莫非擬古而切于
 事比立朝遂將力行其所言雖見險猶不止也今日之
 事已可知然而君子消息盈虛与时偕行蓋居易以俟
 之先生日子之言是也又曰自是与子伯後之日益難

以下一百一
 十字原缺

形器中可得而議也其緒餘工直則縱橫
造次落筆皆為人所取所到之處人人得而有之海熟
而珠富山輝而玉出凡所採擇並皆滿足而去是以殘
章斷簡片文隻字侈如前日之家有藏也蔡召家世輩
數之下軒輕無所系而能以退為進父子之門自為知
已狃于先生南遷已後所見于抑揚者博博訪兼收所取
他日之得為備吾友汝陰王性之寔與討論仍為手自

鈔抄錄總總若干篇集成若干卷性之將適宣城道太平蔡
君以書并其摠目目性之以相示邀予為之序先生即
世十餘年矣門人之在者無幾方寸南遷予道在右左
而又時昔相期蓋有独得之重者予雖老其病矣而承
顏接辭表裏相尽凡在今日固其予若也目以予所遇
本末并論次之乃世所未知者是示先生之志也

題跋

跋東坡諸公追和淵明歸去來引後

歐陽文忠公謂詩非能窮人殆窮而後能工人知誦此

語而不知其工果何在也及觀湖明之賦也其窮可知
皦：數百年間如孤雲之遊太清見者莫不引睇將欲
與追逐先後豈復可得東坡平日謂湖明後身且將
盡和其詩乃已自知杭州以後時：如所約然此語未
嘗載之筆下予在潁昌一日從容黃門公遂出東坡所
和不獨見知為幸而于其卒章始載其後及和平日
談笑問所及公又曰家兄近寄此作令約諸君同載而
南方已無魯直少游相期矣二君之作未到也居數日
黃門公出其所賦而輒與亭強後又得少游者而魯直

矣疑僕誤

作與不作未可知竟未見也張文潛是無咎李方叔亦相
繼而作三人者雖未及見其賦之則又矣異日當盡見
之以是知窮而後工者不為虛發藏雲秋日周智臣以
此紙見邀云必滿軸乃已因尋律所得者次第言之而
不腴之作遂託其後真所謂困之汰之者也改和元年
八月二十日

雜題跋

作詩字、要有來處但將老杜詩細考之方見其工若
無來處即謂亂道亦可也王舒王解字云詩從言從

寺者法度之所在也可不信哉近得蔡天啓句法頗
得其趣賞記其一聯云草長蝴蝶狂深見與盡黃蜂欲
退飛乃穿花映蝶深見與六鷁退飛過宋者也然用
之惟在下覺若覓則不工矣

又

晉右將軍王逸少善草書為古今之魁嘗為越州內史
永和九年三月三日同會子侄輩進山陰之蘭亭修禊
事也各賦詩為樂遂製游蘭亭叙辭論精絕為世之寶
後唐太宗泊士華大漸高宗曰吾有事語汝必後

之高宗涕泣引耳而聽曰吾身後得蘭亭陪葬吾無恨
矣唐末亂離賊發諸陵唯取其金玉軸賢書畫沒落于
人間皆摹刻失真遠甚唯長安薛真極為精絕

偶述

胡文恭公知蘓州蔣公希魯致政歸文恭昔為諸王
嘗學于蔣公曰即其居第表之為難老坊蔣公見之
愀然曰俚俗歆艷內不足而假之人臣為夸者非所望
于故人也願即徹去文恭愧謝欲如其詩則營繕已
嚴乃資其嘗獲芝州之瑞改為靈芝文恭退而謔人

曰識必得而遠後達蔣公之德蓋所畏而其識如是
 同無足疑其如非吾所及也范忠宣公薨朝廷賜其
 墓碑之額為世濟忠直時唐公君益知頴昌為表其
 居為忠直坊忠宣之子子夷子默告君益曰公意則
 則厚矣此朝廷所賜施金石揭于墓隧假窆于范氏
 子孫之傳則可若通塗廣陌泛為往來之觀中聳動
 流俗俗尔事体不同君益曰此官司之事也君家何
 与子夷子默然曰先祖先人功在朝廷名聞四夷何
 待此而後顯且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流俗所尚識者

所當恥異時不独吾家取笑于人于公亦不免指議流
 傳遠久不知意之所命則是非混為一區故不得不力
 請予適官其地亦以蔣公之語告君益遂徹去子夷子
 默輒相謝曰荷公為助復笑謂予曰凡枝技能物貨自
 營營圖授于人則多曰元本某家至于假供御供使土州

為名者殆与以下十六字原缺

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而回不改其樂故与為糴
 同道當時未聞喪表其巷為何坊今在處以松息相濡間
 亦有之然繫之以理義則庶恥之蠹沉自營土木取之

在事者一時言端句末竊以為夕而使在事者不得而後之者乎

書梁府長短句後

器之工人好事下立畦^珍所到人多喜之喜收予書維造次必錄無擇歲雲歲抄^抄夜長灯暗輒^輒以此軸見邀如醉夢中隨智臣口占隨得隨書不竟軸書又呂歲月與其會人及其他見邀云將為異日之覓^大時覓^聖四年十月十日液釋寶之周智臣葛大川釋子長知^聖耳并器之與予也人雲際院東房火稊中記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十六

趙郡李之儀端叔

手簡

與王樂道工部

皇恐工啓樂道知府銓轄工部盛暑恭惟銓閣燕休尊
辭動止萬福流落哀緒竊借光明苟安氣類之未尚窘
異地未有親依之幸着春言欣慕實在疇昔而強教為寔
上極墳典旁綜該載如探因後物壘々符契以達于論
辨泰決之際雖劉向楊雄號為深博度長絜大其在下

夙亦久矣。願所期之如是，乃一識面，猶不可得，則寒薄何堪分。固高州以死，其言至此，悵然不知門第，越在數千里之外也。何時竟席鄙志，向往尤不能已。

又

自獲通門記室，遂欲接武中叙時，冀承之慰。家難之際，養生所資，萃于一力，而得哺之急，舉在太平，奔走飢寒之水火，不知風濤鞍馬之勞者，累年於茲，用是素計不復少振，漸復所期，但深愧公專介，戾立恭被翰墨之賜，醇厚深密，真有意于推挽，殆將進于文遊之後，感復繼

卷，但有其愧而未知所負荷也。庶幾附驥尾，託騰驥之便，萬世之下，不失附見之幸。臨筆，倍劇傾溯。

又

碌下既不得申記府之問，日幸遷台舟行，便道獲承款席，伏讀來誨，乃審受代不晚，徑由陸裝以趨對陞。此志又阻其懷，可知婆婆魚鳥之鄉，今已老矣。杏未有參見具之涯，歸之報地，尤劇謂咏然物有必至，亦有時而不。可已，則安知君子之庭，無不肖之迹，即向風罔然病者之側，語其次，復修染簡，率之甚千萬加亮。

又

積累蒙罰禍延長子老境孤露尤覺其酷日者聞其補
吏節下不独驅策是依而動容周旋得所矜式求之昔
人不待易地而劇被至教其幸過豈獨哉秀暨衰晚資
其寓祿之便欽承旦暮則涕頌見界之德日有羽翰不
傳之望一旦失之其味嘗不待請而後喻行閱歲矣至
今一念及之不覺酸鼻而天性之感乃其一也伏蒙哀
惻別紙慰籍藉仰銜勤款哀毒滋甚孤遺逼歲方歸碎小
滿前生意不絕如淺綫七八日來又次孫得疾甚危工報

殊不達意可量愧歎

又

伏承日疾頗為梗乃平日討閱之過中年已後理自應
尔然最唯藥而北人嗜麵麵食江工早濕不得如是老拙
比苦之固無平日之過時憂患悲惱所乘僅分三四分
物日虞其非也若稍迤北當差勝椒与附子青鹽三物
尤佳嘗試之否又巴戟枸杞菊花亦古法也想已得之

又

久无後塵尚未得一從披寫抑揚之奉然炳如星日常

在歸仰而滄溟之所納山岳之所容一介之微獲與棲
託亦不在衆人之後也翦見逼則相期
之素定有周旋之過已否將來日是圖遂委於後緣所
害也悵然此懷何以為況春寒未解日來燕居尊履何
以造物者自有付子所得者自有定分而君子出處乃
係于一時之低昂要皆不在人尔竊計裕皮有徑日有
美况何時一咲已往未來之事向風可量依邑

自承歸闕遂还旧物屢次修馳忽忽不逮久之聞論

類中有所異同以至動握翻覆卒至投杼之疑初不謂
然既而果不我誑輒為之失聲愕昭固然無以為言也
逮性之相見乃審我視廓容略不片毫髮經意薄祿里
居擁書自娛凜為一方之所於式欽慕有來于是尤劇
向往投稽目前有壘、黃卷中事要之是非曲直在我
則不妨稽合取舍使千萬世之往斷于一致而日以垂
不朽之功沮詎不樂哉未有擊節承教之幸執筆謂之

去夏意外驟來以至他州就對閱殘不得安居寔因自

貽然其說亦甚長一觸吏議不無流傳蒙駿嗟惋閔笑
之及其于門下則玷况多矣本不作竊祿計今遂一意
田畝間依稀優悠卒歲之適錙_銖工下愈覺命輕而思
重也但參侍益不可期其念宜何如哉尚冀糟粕形容
不間_郵乘_郵駒高明頗謂然否

又

比遂高志想只安汝陰旧居或謂將徙安_{缺原}墓之寄
即吾家也要之首丘之義終不可忘爾之周翰暨相送
必甚款趙德麟六聞生事稍不如旧復有出仕意審能

否第恐未易出也叔弼止此叩天何及盛德之後乃尔
其竟有所負即當在其後人也彥立明君爽蔚有典型
不用見十五六年必甚進更在閭里先達君子勉成之
爾自餘故家風花固不乏每悠相見其勝也

又

性之德愈修學愈進詞筆其緒餘而自可與前輩並驅
爭先矣鍾慶所貽與夫德履相踐固無可議特為高山
流水下倍增仰而為里必如其窮尽也過此一相見遂
約為宣城遊隔前已為之具行而輒為日前一亭見止

聞侍下暨欲其歸將復人比亦決為宣城居日幸其相
款也侍下固不乏人然水玉相輝更能掇慰公衮之同
亦自不惡而私淑拳、于是為重

又

得罪固荷寬典亦無足道者時介于一二非類適在居
處之地用是或與醞釀或接便觀皇以激其陋初不謂
人中乃有是等輩輩然後福何可得而輒乘勢以逞非我
至會與同未應至此見力圖他徙以避其穢度性之以
能詳悉佩服情始因寄一款

與王性之

六年南北聲問雖不乏于耳然志同氣合亦不待旦莫
諄、乃能詳悉其如人各有所懷非促膝握手是非可
否之往來則渠教厲增益相投于莫逆之遇耶以故邑
原左右常若所負不圖便道處叨少款計所願得于別

後者固未能自慰但一見豁然如寫次積水于千仞之上
而注之廣矣野殆將何人以遏之則其為欣幸可勝道
哉既別則遂欲作書事至輒新勢不免改觀以對適尔
未及蓋非獲已專介被問恭審日來起居住勝欽佩縷

繕未易足足形容時昔之所期者徒有愧于难堪也引
詠憐臨筆倍深約結

罪垢自汗汗有玷遊舊思典遇享獲老丘園餘生幾何來來

易負荷也但適有值一方之任事者早不測其著著意一
旦借此以逞幾破我家固彼不類既有意又平日一嘖

一笑皆在他人則尔後不得不慮其勢殆不容一日安
此徒居之心正如烈火順風而來逼又况冰玉欣慕之

素耶雖委一親戚至之初甚慨然以再遣人來決有報

若猶豫止候但得一蔽風雨處即命途矣願親之切以
日為歲

改歲已兩月兩尚未及一通問訊疎怠可愧而增證自窘

不應于存右如是向往之私茲劇繼縷雨甚加寒日來
恭惟動履清勝目前事尤如蠅毛然一力支持持惟知勉

強以對而參承之計以故差池深有負于春遇之素也
其諸非会晤不展臨紙倍增詠

又

比奉問已三四日尚未知果得塵控已否專介遞被手
筆委論勤款如接更僕哀恭何堪晚得陪勝遊遂蒙相
期若昔之投分始終不渝猶金石交而每謂不足以負
荷乃于是真若他心通者得非誠意密契冥冥自有以
符之也佩服之深滋喪山壓繼而增益來亦聞公袞近
信高明行李既獲豫知而公袞亦旦夕可以相見喜慰
固不能勝而策之甚踈亦不為愧也

又
自有遷居之意宣城勝處夢寐不捨尤畫見樽俎談笑

揮毫凌鏢朝夕雲烟香藹之間而又人物相先後不減
東晉盛時末論得見之為榮過而一念所及恍如仙去
方且力自策勉冀得於一兩月中不圖高明驟有行色
豈哀蹇不想造物者固不與之全耶良自感歎

又

比得之公袞乃審從歸甚至堅確雖妄意必從此來而
所聞程約近在半月日間公袞亦云此月十二三日可
渡過此日夕企佇香不得耗竊謂宜與金陵別有曉在
恐公袞白之歸以而性之亦從此往矣亟作書并上尊

有書將來定人特達邂逅涇縣有歸便頗的即以委之
定能不沈墜否奉之系之私茲可量已

又

伏蒙寵示近寄寄開緘已如閣閣室得燈燈已而申絳詠瑞

若驟出沸鼎中而清風四來來醞酬甘露相繼沾沃也欽

承有自來至此尤賚逸駕愈遠而高步爰之雲霄之工

矣迨逐贈望其何能及擊而之餘益數勝流周旋妙晤

日有朔契景向妍味尤不能已比亦以俗諦撥置不遣

輒時之自投俛俛方呻吟時似有可意處殆錄出則反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十七

趙郡李之儀端叔

手簡

又與王性之

卜居初荷委曲勢須身到乃契高義比既差池姑俟及
門方能披寫遂日幸一日亦不慮贈登至是也公衮來
一席間十之三四在是事繼終袖釋無不飽足人意使
其自履之亦未能必尔于是又知先為之容非咫尺可
臣諭感月終或出月度可以成行是時行李必已遠矣

緒餘參期豫深留滯之嘆既歸侍下涉暑未必能遽還
定無搖落之初必有近耗或遂過此犹及面叙

又

去臘已間途為路西田訟特見及遂遭挽縈迄今未見
其歸非身与之對則不無噬臍之處是乃如拔山者爾
詠懷登高臨遠晦明杳藹之與俱而窮探力取秘奧幽
深之必索又復人物所同莫非氣類之勝付昇薄厚固
係于人固是一毫髮不容妄得也海念及之但嗟惜自
悼而已其傾倒追逐已成一方極則之事異時犹擊節以

乘其後或能俛俛次第以副都人流傳之託是老境之
幸也如何

又

日者稅鞅適幸密適舍館曲記不遺屢枉存顧薰然相
予之意歡若平生虛往寔歸所得于抑揚間亦多矣少
別處復改歲江上晚寒不審日來侍奉起居何以盛義
不可忘特未有旦暮參承之地瞻望門庭倍深馳溯

又

傾向門下非一朝夕衰顏不類分從所無聞以老瞻諫

一時人物如隔世外君子何緣得之乃先存頌周旋禮
意之厚遂欲收之以託氣類感遇固無自自名其如應
接不暇無異放舟剡溪一何增啐透遠千里萬露之多
即愈叩愈無盡庶幾几幾桑榆終在末執

又

幾

頃得高文几至成誦常謂德與俱進每嘆奔軼絕塵不
可得而企及矣僮孺未忘畫界副本使得諦味矜式其
眷契成就之賜雖老矣猶知與起也自到江上筆研幾
廢縱有之不足浼匠手姑俟編錄以投至鑒庶蒙不屑

教誨或有吕工副也

又

向自當塗歸道逢令兄方知行事李留滯東陽尋欲專
遣人咨候閑中無得力竟尔鉅銘遂約少回歸軒且復
不契念之殊不自堪蔣山清老歸來猶未得一見然聞
前日酌家賦詩累日甚恨矣此况于今 誦之近者想
已滿筐固未敢率易有請萬一流傳一二使得咀嚼以
滌沈滓似未峻阻也老倦下筆往往不復如昔雖伎止
于此終當騰出吕幸指教曾詩亦未儉得併頌別營專

便次見亮見亮

又

此幸披展適以秋成急于寇盜之至曾未得博探力索
少慰欽慕別來因然爭追訟何及車馬留東陽幾時先
約王元均父子俟歸途之便一報當還人屈致以幸莊
居累日之疑竟不相副良自感嘆村落間了目前事尤
不少輟欲作書咨候不止無便亦無斯須好况竟辱枉
教而不腆弊志遂第二其愧何以為控稠重十餘幅字
皆驚策不謂晚節有此勝過但無以仰對滋不遑尔

乍歸又當改歲人事如蠅毛然未果詳悉具報續當馳
謝次

又

日俟私故少休一尋訪戴之興目以識荊州之面春晚
可期未應有是幸會已吞金陵無名廢日尤非老境所
堪但遲暮可虞求田問舍不無在苒為妨歛焉此懷一
念及之不覺汗下恭惟定省之餘圖史環擁從容古人
感慨之際旁揖勝處以永佳趣雖江山不足呂契雅
懷然上游之概皆當日名流登覽之餘陳迹班班可紀

者按籍與俱其味宜如何哉尚阻追隨臨筆倍深依向
又

久不通書固非得已當舟車會通之地而藐然情不接
于工下以不接之一身而應日生無窮之事變加之衰
疲憂患之餘其得一出入息為可休耶而樂者即坐跂
勝晤但時、擊節賞嘆而宣心寫妙不能回于筆下此
非常情之所及僅自知而感嘆尔高明渠得而諒哉忽
披手示墨幅思勤方營醫奪死號嗷哀祈之際申帝一
閱灑然不知烈日流汗窘蹙之在我也細繹所命愧不

自容其降意俯求固知虛以受其來若谷若不足皆未
易况之而施之非據祇劇劬大暑不審日來定省講習
之餘起居何似病者偶不死今犹在衽席間太平舉葬
只尺用工又渡秋收是時非身履之皆不能濟行李在
問余一到其地無復修馳之暇草畧申叙仰冀矜矜執
筆不覓氣長一丈

又

伏蒙罷示所集六一窮遺文并蔡君書與其編次東坡
老南遷後詩文摠目且俾附名其後及亭其前皆巨題

也固當以下敏求免然三公不可忘也每得其緒餘缺
傳無異自天而下况探索計論超出物表非豪杰傑之勇
疇克尔、輒勉強索課錄呈左右為用則不可但此遇
不易得其高明之貺其可虛耶所留背軸素紙逋茲紛
擾未敢下筆俟至宣城或能乘興亦恐斤斧不棄未為
定豪也別集三冊摠目冊背軸一卷卷同元帕護附來介
持納幸祝至

又
投分高明每作書即欲巨細布之且故尤不得間于捨

攘之地仰佩見賜倍深愧嘆詩軸日置几案間不自得
則必一、植歷目櫛其成誦者呻吟以自寬非特為我矜
式寔一時之良藥也江來撰述必已充物篋積以超軼
絕塵之資而當賢父兄之間一舉足便有數千萬之遠
况山水之勝天下車絕之境適為朝夕之助耶早時妾
意亡此之恭獲奉周旋雖瘞疲已廢尚意因見而悟如
有借於豐艸長林或少振于濟攀騰躍之便尔適茲見
音每念及之但深蔚結似非人力所能致也何時一面
向風耿、

又

適方修記左右尚使披閱垂諭周渥威刻未易借况伏
審而寒起居佳勝哀廢久矣分同腐草一旦頓同生意
則退之所以誰譽侯喜之語茲服得之其佩服尤非所
據少頃欽伸降屈缺原缺原缺原缺原占叙

又

天氣未定於後江缺原缺原缺原缺原里此同不可不避就而私
淑之懷似物理有以見憐故適投雅意所命也慰幸
見徵拙語寔畏巨題又諸作者截斷路口殆寸步不

容進更俟牽課然亦未敢自必于可以拈出爾惶悚

又

累在教翰愧不自堪不独光明頓回蔀屋而組績絲錯
縱橫炤爛卷鄉未始有此也慰幸何已少間恭惟起居佳勝
見徵拙陋屬思幾不联接重惟推借之重不退避輒牽
課工呈姑奉一笑不必留也餘容面致

又

早來欲作記恐遂行姑遣人闖問已而知尚遷延亟且

繼繼必朱獲晚徹透被翰墨委諄密尤畏俯求之重而
衰茶未易為批也雨勢未已道路艱梗恐人力有所不
能勝更須留宿以俟也然黃山亦自虛曠早來伏惟体
况清適方圖僦所肩輿以奉佳趣庶接臨分少款以慰
不能遺忽報田間所積微米木工被衝注窮餓之水火
不免輟詎赴之厄會凡皆類此似是造物者必欲見乘
渠詎可力勝耶向風不竟氣長一丈

又

破甑敝帚時復見錄委曲終不忘則定將施可以為報

宋間至於重浚豫計是行似厄會已極矣不然安得平
生所願一時際遇併得之如是也墳山石刻打未足方
欲理之止有三本并羅氏表同浼哲匠餘者續附呈次
遺叙非所工正賴抵訶不妨筆次有以下及也欽之合

又

向承見徵跋尾倉卒以奉來既不謂刻石為寇又煩背
軸見及展玩愧悚尤佩勤春郡首守記前已得之該載
詳盡寔一方之幸紫烟之作真大手筆也父子翰墨相
先異日想見幸幸來豈小補哉然題名正患如吏文在處

不免俗頭劉貢父太學直請記以為脫泗泗今日又高一
着可勝嗟咏

又

衰遲久欲為門下客差池不契竟茲淹晚不謂爰下之
餘處叨賞過雖桑榆何堪犹幸振起之光竊借以老也
日者迂遷從所擇寔主于幸義為多尚尔牽制盖未始頃
刻輒忘于懷艰生同已弗類而厄會見乘初不計物理
憑陵乃至于是于其或者飢餓空乏使平日妄幽之誤
深雪殆盡而遂將旦暮親依爨瓦礫為貴金則未定

缺原定能不愧噐就之賜否耶願見之懷日以為歲

与韋深道

辱書借米雖李侯之義不減昔人而魯公之拙則亦久
矣方時艰食遠近所同非若藩鎮廩餼之餘得借已出
望外兼蒙辱遺諸置尤佩厚意共審漸暄日来俸力佳
健独力酌对其来如雨電其理如蠟毛須少就序即在
左右盖無時詩不奉思也

與趙彥強

相别逾年初不知行李所稅不得教其間至深傾馳忽

辱重顧尤愧不逮然遂獲奉晤語有足慰者晚來屢况
何似切承慙寓客却無緣抵造想蒙加察未行目出入
無吝見訪耳

又

方作書披手示因盡無得遺意而語妙句秀欽嘆不能
已其感慰不待言也湖陰佳處人物尤勝三年欲以投
足竟未可得以來無一毫髮系念徑思問道輒為病留
良可歎者聞仲叔權仲常兄弟館置甚厚彥強可人必固
多甚不惡也力疾脩附未暇詳志幸加察

又

別後日凱軒蓋遲回所期不忘傾遡自四月末即病奄
奄如九泉下人欲作一書以復不果然亦未嘗辱寄
聲出處既異雖在咫尺蓋與數千里不少間也念之尤
不能已大暑不審日來起居何似或謂已成久居計隨
遇即安要是樂處為不易得所且去閭里近墳墓不屑
羈旅儻在此耶何時遂獲周旋向風耿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十八

趙郡李之儀端叔

手簡

與石端若兄弟

淪落不類下士若與之比而卓然儀容乃獨收錄遂得
從容教飾得者皆言意之表佩服榮幸固不得後、蓋
已期于必相亮久矣于是方園中慶愧無以籍手而大
軸雄文遽茲俯暨禮意之隆已不勝其荷戴而屬詞与
麗盛執久不見比軀制真燕許緒餘常揚而降以至揚

劍晏東皆不足道也。得戒矜式，滋有衰老後時之嘆。更當紬繹以遊十駕。

又

久聞謁告歸，跋首而望何啻以日為歲。忽承於舟無異自天而下，亟圖就展以涉冬。祖祖春眷奔走，乍還家又一番。日前事倥偬，輒未暇及作書申叙。亦索于紛擾之際，曾未獲詳細。蓋池未蒙委報，向往之深，於是不覺猶豫。方周旋歲計，酬對遠近，橫來之間，欲款門第，与再具書，皆復不逮。惟是拳、滋不能已，忽在專教恭審日，未來休加。

健

佳捷偶七孫小祥，津置骨肉往金陵作佛事，脩布殊不逮。意仰覲加毫。

又

比者觀光稍款，方禮成樂作之際，想得于古人着意命駕處，為多將我未聞方切跋詠，而乃牽制如此，可勝悵伸間審已具舟，特如親膝，逆復相遠，我勞如何。哀茶心候月初，家人輩歸，即左右矣。曩願致于筆下者，筆下亦安能彷彿。

又

不相問未始許久日前易成因循不独高明然也其如
老病林門無時不奉思以奉思故筆次不得無望也來
問遠貽如獲款近特達出于盛意資畏責已反輕約也
伏審日來動履清勝或云不晚赴燕設若在田間必相
失如在月未當幸迎候

又

通奉先所狂書教罪戾叨復為冒昧然迹犹在赭衣中
而儼句褒予過甚伏讀汗下惟明友之義以得為喜其
如恭、烏何堪未易負荷聽留以永家傳續當奉課止

報次不愚礼意隆厚非君子推借逾重畴克尔、併圖
為謝有愧倚烏輒先布其畧

又

大軸貴耀似一旦躋我于雲霄之外矣未容有此幸遇
豈造物者憐其困蹟之甚故特有以振之耶至於親寓
美翰濟以異國精緒古數優擢握倍深慙血別容僂俛
袖絳惟其不能故漫見于此

又

晚暑起居何似習儀罷必無事比孫銘督迫六幸得於

玉趾之便輒往望那工夫一閱恐有不穩處幸一一見
教無相疎薄也更有一事請益先大門舉制策在何年
是時先進所業用舉者否然因史中則天聖七年特下
詔用奉者先進策論各二十五篇命從官考定而後召
試又記得曾讀先大門集中已有進策論此間無文字
可檢所見正是閣試六論并御試策爾無惜開曉明出
必早幸過此早飯而去二貴少款也閱畢并周詩見及

又
昨者承示佳紙便當奉命為家中几案更移未有下筆

又
又惡字不相对不免為物所奪欲少待修造定疊作
之自使人送去也必不敢贈登並欲作書謝不過爾幸
察孫銘而蒙二斧望賤付款遺其僕也亦待換了人頭
處如何見教見教曾門是真廟第一次策誠只不記
得甚年也錢子高謝制舉啓云章聖臨軒先臣者中
睿明出震李氏登科兩朝之間相繼者父子一門之內
並進者兄弟以此可見爾得先誌可考也

又
今日得久若書并置到海物書中不說歸早晚定求但

聞已請长假則遂不復再至都下恐是少躁未應如是
必有家書到左右專人何日回切令至取報何山銘獨
樂也記偶作得皆不滿意然不敢拈出方欲附去而後
者適乘謹工呈敢望斤斧付還也恐須金篇不入用尤
幸諒否則可以別作求教乃見益也至祝至祝

又

春聚萬福親庭必常得書久若尚在京何多日矣若虛
遂權叔作安主亦佳何必去住自縛也佳篇警策但愧糠粃
之在前亦續再和奉呈次盧居悚感便望与等度施子

良約月未到亦不出宣城湖陰也日未金陵人連有專
人相晚方猶豫宣可失吾友哉次第宣城不成周王二
居到遂為湖陰老矣但恐居城而昆仲起在顯途頓失
依附儼直宜酌中蓋未脩築間日月尚久盍圖其難繼
也

又

少間聲問伏惟起居佳勝哀陋叨榮過辱見慶形容諄
祇佩增畏輒志其鄙而圖管效管窺之報遽叨過委愈重
不腆之負悚息滋甚取務薄遊工阻披衣索詠尤不能

已後日投箸便可行且何惜頃刻也

又

今日偶食新薑^薑發動小腸氣適方小間遂方得荅不過
書託人粘紙作圓封未竟間辱子示感愧不已又獲知
篇押韻至此古人未知能到已否東坡每于此尤留意
恨其人不得擊節驚嘆也更俟莊間聊作青唇^唇一笑明
日千萬訪及喫飯子去

与友人往还

衰陋過目延予不然之灰乃有^互天之燭殆非人力所

能致也乱道漫寫出時自為笑豈足晚瀆更荷諸作者
拂拭皇恐、自非吾人未易至是近到莊上亦有十
來韻首隨遇隨應之語未曾錄上深恐散失遺忘乱道
冊子不敢不納便告付还候錄畢再求諸君子指教也
孫銘亦在其數元稹再工呈其專人已行報下愚書更
欲入一小紙望速付及腹痛未全止^領草、不愚詩未
暇讀續附納也冊子与一卷並^收頌只未收周詩尔得在
篋中他日可讀也

又

雨意已輒有寒色適非其令但嗜睡尔美况後可知也
尺賢驟臨如接超然之袂豈夢寐中來耶欣激可知矣
伏審已視賊事晚來起居佳勝早晚可以瞻奉馳情茲
不能控介还草率展有既謝先辱且及不豫知之愧

又

早來承手亦侑以佳句如淮陰用兵多益善至其背
水而陳則真所謂變化若神忽然雷轟電激草部之軍
不足破也欽教方尔帝課偶一病獲告殂不免申
官檢責適方小休和詩遂成倚閣晚來体况何似早晚

草部 疑部 郭誤

得以聽奉傾企

又

晚來起居佳勝今年幾似寒潮所薄急作燥劑進方少
許遠奉來誨慰感無已詩句殊不類累和入後自是停
畜有餘用之不匱尔却却追逐多身見其不知量也必多
近者不妨開發哀困寔深向企向白醪甚契欣仰初不知
有法如此方惠元白侶用教果錄以為况幸如之更先
沾溉尤不惡頓尔垂誕早晚可過也一笑

又

天氣殊可畏如物蒙罩每承遺貺真發吾霞欣佩可知
伏審晚來起居住勝來韵益工未易擊即鼙鼓亦竄矣
遂欲稍歸地分也一笑然蹈海縱帆亦將有去將
何之之返如仰白醪飲荷定應蕪湖去此遠近恨縮地
無裨也客去方能作答愧不時遺

雨意未解履况何似連日為兒女畏佈不欲輒去千萬
保受

又与悟長老

霜寒伏惟動履清勝日承受請固知必由州中乃行伺
候既到即通問處老垂頌感愧無已行李定能幾日上
道無緣謂者詣但深依向顏昌境界純熟風範与南方
絕不同正是一行道為人處也勉旃永為一方作福之
主與諸工人相会幸一一致聲作書不及矣來春夏間
或得瞻礼

與崇因長老

屏处不多與人往还唯是世外高流不廢欽揖况大善
知識為一時前輩者常恨不能一一作礼不圖幸遇象

駕前步至于十三人之盛而者師寔為工昔未諸得名
之應其魏、堂、真所謂星中之日也別來蹭蹬未果
申叙續縉遠勤專委特枉翰量諭意甚稠豈勝感戴信
後復不審体况何似前履新正更祈法壽遐遠永為四
眾饒益適作教處報書未暇詳悉別所解免遂命僧持
誦為禱壽且致厭勝以祛其惑連詩二篇發藥多矣牽課
艰拙又尔捨棖須至作隔年还債之計也呵、來篇益
妙欽降不已

与承天長老

早時属望固知在处必得相逢累茲見契自是因地有
自来殆非眾人所到也既深慰幸亦以修信行不為無
力尔別便後當作書申叙初則偶為事奪次則家難遽及
蹭蹬眷緣續倍劇叙系眷晚日來不審接物利生体
况尤何似門如布心如水此是古人境界後來亦有拓者
要是真能如此不知誰肯承當已否稽首先明可量歸

向

又

伏承惠顧特以專介墜問長賤短幅似於三門外見我

定奪是何心行也諦味周旋且激乎方廣之內既愧且
深感激各所固無足道但煩惱遽來無力量可以負
荷徒負懣于道矧尔尚冀回風不^忘惡發藥漸暗門隨分
獲、甚攀企也回祿足遽神于我事家似非其地然不
至踈失驚恐否方薄用拔除誦經呪以^慰慰安之早晚少
休當期款奉不一

又

稍踈相問馳系可知晚來起居佳勝昨日蒙枉佳句方
作報老革云少故急歸不相待尋遣一借兵持拙語并

簡徒手而回云傳語謝明更不答固深款之自早其人
不來因宿留至今不免咨叩得報果前祈陳不遠今輒
再錄工呈過蒙委諭悚

又

適來附所遺持問^問并押昨日通問者去对会沉失方愧
紛擾亟沐垂諭并枉和篇皆青都紫府之語尤愧非據
寄顏無所伏審晚來起居佳勝勿稚革一起一倒極無
况其謝踈畧想蒙深矧

又

晚來為况佳適幼穉輩恐佈追念緣疑相染殆不知因
上記次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十八終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十九

趙郡李之端儀叔

行狀

故朝請郎直秘閣淮南浙荆湖制置發運副

使贈徽猷閣待制胡公行狀

本貫常州晉陵縣

曾祖寐故贈太師沂國公

曾祖妣沂國太夫人李氏

祖宿故任樞密副使贈太師魏國公諡文恭

祖妣蜀国太夫人吳氏
祖妣魏国太夫人何氏

父宗省故贈少師

妣平原郡太夫人施氏

大觀元年妖人張懷素謀叛蜀人范寥詣諸關上其事有
詔置獄既伏誅乃迹其昔所經行之地以賞以罰而得
其常寓蘄州通判呂洲家寓時能呂其術自每而莫之
誰何獨兩浙軍判胡公察知其事狀將取以付獄既覺
即轉徙他州公命劾涇捕獲素邂逅得罪去輒已以故

每程誤 或晦字之謬

貼疑誤

准疑誤

就起公為提舉兩浙浙常平等事俄還公旧物或謂旧物
不定足以勸功又進公一階貼直秘閣遷轉運使先是公
措置兩浙鹽事有勞役南東歲方有所目革而從其事
者久准其人朝廷知公為可任遂以公提六路為制置
發運副使而虛其所共事者不除意若責成于公而下
款分其權權續又命公兼六路茶鹽事公固強敏至是愈
感慨砥礪會兩浙轉運提點刑獄提舉學事提舉常公
提舉布帛提舉澳閩等司知杭州事皆關官詔以公權權
杭州仍兼領諸司其地當天下一舟車之所聚又復上方

營繕凡數局泛遺須索接武而至冠蓋旁午賓客滿門
詞訴叅萃四方人物情偽多歧證建散漫門階陛_戶駢
肩累足率_待命于公而公身受目應口酬手畫無不滿
足而去終一頃久而其迹如掃早時陛行充斥至有累
數年不能予奪者公一語而_決未幾三院諸邑獄遂空
公去無一囚之繫風聞諸路不喪則恐文移_巨會應交
馳于道毫髮不敢隱迹敢踰晷刻于是六路事_臣細無
不舉而東南所至如公宴臨之朝廷益知公_才而工亦
屢對輔臣稱獎已而公去吳越東南事非公所當領者

多特旨委公之奔走抵命兼晝夜惟恐有所不及寢食
凡廢而不知有寒暑風雨之避俄得疾遂請致仕未報
而卒享年五十一大觀二年八月九日也上聞報為之
嘆悼廟堂尤以東南之計未知所託而嗟惜之贈徽猷
閣待制常時外加賜三百匹勅所葬州具哀事諸孤以
大觀三年四月十七日葬公于常州宜興縣善繼鄉金
鐘之原公諱奕脩字叔微平原君夢異人降其室而生
古股有黑痣秀眉明目表_右群兒中能自警_尤後文恭曰
是必能世吾家因命名以訓其意既就學_尤激昂奮勉

文恭每退朝廷諸孫列下坐而誦所授書而親為策試
間摘其義以問精而不失對者設榻特榻置酒相與勸酬
如賓客用以為別公多在所別胡氏中表遂不敢以常
兒待公以文恭恩守將作監生簿官制行換承務郎十
遷而至朝請起家監秀州稅務姻党有為部使者繩州
縣甚急既到公迎見曰州守固長者然務寬夫任僚屬
皆得其所長以舉職事願使君少留不憚毛數而髮推
之有一不知理請以欺因受責使者曰少年得無以姻
契故給我乎公曰度使君必不暇徧及即其曹目邀其

缺而按之使者笑指稅務曰姑以是觀君之能亦且驗
君之說又曰第前往行且至矣公曰幸得從使君以往
庶幾知我不取具于臨時也比按視得自公到官後歲
課生增三倍簿書纖悉如律使者歎息久之固勞其守
而行監洛南稻田務未行改太府寺勾當公事管勾出
賣樞密院封椿物帛就差剗刷兩浙大禮上供錢帛先
是朝廷每有事于郊廟則有司預選官分遣多因其人
以私之姑取文具以復命至有冒請給至踰年不報者
公在太府封椿局遷就貿易屢奏成效工倍其能下不

為援乃以命之公披籍詰索無一毫付隱徐為區處取其
所餘而不奪其常計欣然得其要領遂先諸路以歸而
所得之數輒倍之河失故道議者謂其流或東或北

原

以利害相乘亦交相與役務勝其說其費不貲而至

累年不能會朝廷欲知數而會者未知所命僉謂非公
不可即命公以往不踰時而工其實監城南炭場公因
請不外執政曰不欲君稍遠姑以是為命之地尔第少
安之儀鸞公悵之籍名存寔亡後故闕不足以備行在
乃以公兼領公曰積弊殆不容鈎攷少驗之則主于役

者皆當坐重群願捨其旧而新是苗請自今日為之正
既報可纔兩月藏貯有地出入有徑近以顏色增浣而
燦然無一物不類創造者下卸之役常不給而雇募夫
力以足其數朝廷患其費而不能革其弊又命公兼領
仍兼京菓排岸司閣籍得以賄免者數千人寘吏于
法而自是不復雇募排岸獄繫一舟兵至二年睨械
問且死矣公見之惻然涉其案蓋已三會赦矣但官未
嘗省而吏不以告聞故如是急命釋之遷司農寺丞抗
政不悅公者改公監進奏院又召公通判延安府然終

以公議不散出公于外而留公措置開封府界京西上
供柴炭異時白波輦運司以所漕舟應他用漫不收還
亦不能增置以登其額省曹吏課五日一催而不責其
報亦至禁廷從京師高價旋市以應用內外相待久之
膜之察公工其弊收歛補壞罷冗占兵三之一於是舳
艫銜尾而歲計沛然有餘矣宗寧初上意以謂先帝政
事屢變更致祖述憲章之志鈕于異同之論乃相令太
師而置譁議司計論潤色簡寘僚屬首以公為檢討文
字以公練達鹽事而東南為重英越之地利尤為重乃

以公提舉措置兩浙鹽事公以法壞之久非家至而戶
曉之則無以達工意輒身自履之山行水迹雖人迹罕
到之地亦不捨捨乃嚴封宇謹出納歛散以時火伏以限
賈販不得而私而亡命皆轉為良民矣山谷間有至老
不得鹽食者亦皆沾足歲中羨課以循計得數百萬捕
私販賞至不夫一錢杭州已停配軍額其元祐中為州
校主秋倉輸租專覽輸戶米為代輸一日監官以其乘
惡甚不為輸其怒集不逞數百輩即所輸地歐之前為
守者黥隸他州御史希宰相旨論守為不法詔釋之自

爾益無忘憚廣收請益抄以藥塗之而用既毀抹賄王者洗去藥而再用雖老于其事者亦不能辨積累年其欺教至不可計人或知之而終不敢發公曰會已毀抹教得其姦而工之特旨黜嶺外盡沒其家財以償所欺有司第課以公為諸路冠就遷轉運判官仍兼鹽事睦州遂安縣晉造大宅豪佔民地民屢訴州縣憚其豪不為之直公命折羣遷其地蘇州吳江令操下嚴而察胥徒病之求所以去令之策不可得有揚姓者偽作書留別其家人云令遣我造舟怒不倍備而焚毒備至我江

死矣其子訴于州以聞部使者展轉上徹一路喧傳運司具奏牘請公連書而上公曰苟欲就死心必不告人且死其屍詎渠何掩耶遂以是罪令則姦得以售而官與吏將杭矣檄其縣多至購賞以捕之果得于他處公以或事當見上以稟詔促公入覲忌公者乘間起事協言路交章公腹背受敵力不能解遂坐廢于家中揚州杜門絕賓客幾二年或曰公胡不自直使朝廷知為仇人所醜是况曲折如立五指不待教而後知也公笑而不答俄有詔起公感激稱謝曰非陛下因事和察則草不

螻蟻之微豈得^至此地况親承碩問披眷獎之重耶其言
 懷素輩不足以况狐鼠但久在江淮間知我無披故爾
 狂率遂陳天下承平久但留意西北而不復備東南山
 川屈折風濤出沒蔽聚得以為險當知日循為害甚大
 也上又曰東南習俗獯狡目緣^緣為吏而又家世相資在
 官者何以制之吏強官弱^弱非痛懲之則法令在其股掌
 間矣方且^圖畜之卿宜審察此患後有詔開帥府置望群
 修完^城壁教習水戰公寔有助焉既又^水逐監司州縣
 胥募苛第人戶充而公訴入境首取蘇州二吏素為忤

素呂淵囊橐者奏黜之以隸遠惡處音之號為強狡者
 多謝所事以去至有更門戶以避者朝廷以懷素事初
 有旨由男女結社念^經不如^輩輩之禁不覺察者增其罪
 名州縣畏或累已凡^特特教珠偶同坐者悉逮捕吳越雅
 相習至^不不相保公令必夜衆曉散十人^{以上}以上逾旬
 不罷者先告而後執下遂安有特蔭暴橫^閭閭巷間日之
 而不敢狡者適至庭下公號之日尔非伏路虎耶吾在
 此正欲得尔以肅衆人苟能更心退悔不害為善良不
 然必不台常法真尔後公過其家呼出果自聞令悛省

或疑作胡

刻約不敢輒出配軍因思鄉而歸憐人每特之以取貨
又欲強娶其女方猶豫中遽歐之反誣以殺已邏者執
與俱公得其情貸配軍而杖誣者兄弟爭田縣不能決
而訟于公呼使前而告之曰吾君方以八行旌誇而
乃奪天倫之戚犯^聖時之教不期賞勸而務快私忿是
何意耶即相持^持揮涕羅拜而去富人三兄弟其季已死
二兄欲併其資產誣季婦以義絕罪而出之累訴不得
理公喻其父使訴而還之即分所有為三命探于庭下
婦果得所欲者聞者以手加額曰陰其可欺耶特煩或

公生之尔獄囚有遵逮至百餘人以情未明故廢久而
瘦死過半矣在者亦僅存視息公役具獄有司執以為
不可公叱曰推數年而不行尚何待耶即出以待之請
于朝俄報可方時禁小黃錢如束濕至有投隙伏之以
誣奪人物者猖狂日熾行旅^幾絕迹而北關為甚公捕
其魁黥隸千里外餘皆籍為軍道路乃通群盜白晝公
取人物相夸為能號白日鬼人不得安居公召至庭下
命与邏者結為保任令曰一有劣發并坐爾曹而先薄
其資備償失物主而後責其同捕^賊用^是屏息居人至

廷疑誤當作是

外戶不問開無賴輩以賭博博為名誘陷良家子往、至破

產俗呼松子量鮮衣美食自相為曾在處有之而抗杭繫

盛故特甚入其中者初不自覓計所得隨手分散以鈴鈴

眾口而把持之號分子錢公張榜于市立賞許告犯者

給例物招刺為軍用是遂絕昔被誘陷者與其父兄出

拜于道開以謝公德錢塘有善水者結為私渡所載可

取則江至中故為覆溺而取其物歲以水死者甚眾公

增置官渡而絕之青龍之大姓陳睭故司農卿倩之子

有官不出仕憑所持恃畜亮悍輩為廝僕結連上下廣放

私錢以取厚息苟失期會則追呼執繫峻于官府至虛

立券契沒其資產甚則并取其妻女間分遺所親厚遠

至廣南福建至死不得脫公請于上詔取睭編管湖外

而點諸僕以配點弱之地又索其所遺雖遠必致移所

在因使人護之以歸狂人趙天啓陰刺人長短造為飛

語以幸中傷人以是入官亦以是所至事之如權要人

隨其処題寫憲壁動搖譏訕天下皆惡之而無与对者

公密疏以聞詔竄廣西杭人既德公甚相率擊登聞鼓

諸公即真互浙東西多畫公像于浮圖而立祠之或香

火于其家每食必祭其去也扶携涕泗或遮道或挽其
 車不得出公始為暫出巡按當復來乃得登舟而又爭
 其舟不得發至安夜間開方能出所過壺漿花紅夾兩
 岸老者執手少者項拜香烟相隨不間斷呼曰願公
 無欠于外卒為我父母也公治杭其政日有紀可而其
 著者如此大抵不為姑息不立畦畛不邀聲譽一切以
 身任之而只知有是事而已雖家世榮顯履踐如寒士
 自少喜周人急聞人有難處之事必委曲營度而期必
 于濟曾中無留物人有不及未嘗不忠告或護前文飾

除則未詳

則面折之雖取怒不已其歸蓋主于愛人之深而惟恐
 其不返以蹈悔吝也事親孝篤于兄弟朋友凡宗族鄉
 党一以誠意接之方其盛時遇之或有間及其淪落倉
 卒之間除則固旋所之無不盡力不營生事不侵長物
 在杭尤謹日給飲食外錙銖不及有耗于公者亦以是
 謝絕視其外若甚對殖而家人僅免飢寒兄弟有無相
 通後奉公葬諸孤力不足而兄弟亦出力以相之役叔
 父修簡公欲以恩例及公不推乎其長先平居盛冬
 雨雪里巷間告飢則必計供家外盡散以給之所活前

後無慮萬人里人朱思之子元無以歿公為買棺仍葬
之思之死後如之色孝肅公子後與公進奏為代後以
罪去貧不能奔皆取給與公所善曹百禮寓京師欲赴
官而妻病且方就蓐至衣食不繼公日遇其家物之應
之而又助其行碎呂微問李儼為益香司屬官儼問夫
婦相繼卒子幼方病公力辦其後事仍資其子而遺儼
病幾廢公兼其職事第使食其俸而儼固未嘗去衽席
其卒于楊也公時在遷責中亦為之買棺其舟貴人子
以非嫡出沒于一庸僧且殍矣公為收葬如子女奴既

售知其家世且犹也呼其父母指所直而厚遺使嫁
人蓋法既新前日盤載脚乘之費責償于主枚奪其
家所有犹不足于賞累然相系出入官府而無可免之
期公為奏而免之再遇其州聚千餘老幼婦女相雜夾
道焚香迎公以謝公在朝廷改當文錢為當三以制私
鑄市肆盡閉民間幾至絕食公曰良法而不能奉行恨
我不在其事也適有朱斛盡出以救之井市交易如初
抗之公帑費倍他處責賣醋之息尤甚故事統以數十
羸老之卒巡門比市日額不登則治之甚酷至賣妻女

以是之公曰我塘酒課歲以三十六萬為數人食醋多
于飲酒而區、近取給于有限之力又覆強所不能定
使之坐困而無以取盈若募人買樸則所得何翅此教
即具以聞村落聞追呼多州縣水帖家人三五為曹被
酒夜叩人門驅曳叫呼民不能堪公曰募役之法蓋朝
廷之美意人不得以橫議者持節外害之而不知禁也
公命立賞擒捕而請疏為令二議皆未報而公捐館舍
後無繼請者人皆恨之發運司藏有餘艘以備奏計每
出則延表數里不絕平時兵坐食所至為困而所過亦

無螟蝗入境縣鎮之類倉庫幾至一空公計合用數外
纔取十餘艘而已朝廷以轉盤迂繞命轉運司真達而
工計所用舟多不足公前期制諸路積欠錢盡以造舟
得千艇公濟其乏江寧界接真州江面充濶而多暗石
風清一作無可避之地前人開李家漾為備而歲久汗
涸雖魚舟亦不能進公首命浚治不十日而巨艦可藏
到者無不感嘆公以先見之明晚方進用常若惜分陰
以濟所事問語人曰知無不為臣子之分守也既委質
而仕則身非我有若天假吾年庶幾不愧所遇不謂公

隨地抑揚大小施設卓然一時之所難者纔見于杭州
數月之政此工自人主所以嘆息不已而贈恤至于絕
僿也疾已平犹若語人曰王事雖著毒豈敢憚勞聞者
皆為之^出山涕計開錢增人相与命即僧舍發哀受吊于
生祠地仍集衆力度僧以薦冥福歲以為常瀕海鹽戶
有為之服喪者娶鄭氏封仁壽郡君尚書右丞雍之子
有賢行四子績緯紳維公為篤信因果平生未嘗殺活
物在抗時目其人善食鮮多細碎水類日不下千萬公
諄諄誘勸食者遂絕而業者為改喜建立叢林請有名

行僧住持吳越號六伽藍主之者多公所命大通禪師
遷化公以私力致供邀其僚屬即其虛焚香作礼戒諸
禪刹次第荐戾特表其素詔加謚號賜塔名歲度一僧
以專洒掃少嘗得一疾醫不能工日以為虞默有所禱
期過人以收其功忽于通衢中逢一盛者^帶紙燃人多
市之而不與偶見公独授之比開乃公姓氏年甲公異
之遂約同過酒肆追其步相去纔一尺許^逾時不可及
况飲昔公曰汝有病吾為汝治之必效出丹一^粒公服
之立愈頃聞文詔公曰此去二十年當再相見非申年

得申姓人不可說果至申年得申姓人公始與諸而遂
傳比疾革寔二十年矣又嘗夢有所授既得疾有二衣
如童子狀侍公左右時有見之者後因追荐家人具黃
籙醮于所結王天堂工得甘露數斗鄉人多取而食之
嗚呼非自信不欺積累深遠其報也可嘆如是耶胡氏
自文恭呂清德懿學奮身遇主方在位時以一物不得
其所為已憂每推以教人曰必以是為本故其子孫各
名能行其所聞則其陰功在人者可知矣至公又能格
以至誠不苟雖不得年不得極其用而四子端靜敏亮

森然平相發揮則其所鍾固可表見矣亦足以為學士
大夫之勸也謹狀大觀四年三月十五日趙郡李之儀
狀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二十

趙郡李之儀端叔

墓誌銘

淮康軍節度蔡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持節蔡
州諸軍事蔡州刺史涇原路徑略兵撫使兼兵
步軍都總管兼知渭州軍州事東管内勸農使
西河郡國侯食邑一千四百戶食寔封四百戶
上柱國折公墓誌銘

夏人自元昊以深服叛不常雖朝廷務為優容然疆場

未嘗馳備熙寧初出師廊進方時公年一亦七已能從
軍漸獲至四十餘年無一日不在兵間每氏必克屢立
奇功思威並行諸將無復居其右故能被遇工主未能
伏鉞專制一路既去復東迄終于位兵民懷之如父母
朝廷倚之如長城信一時之豪也公諱可適字遵正其
先與後魏道武俱起雲中世以材武義難一方遂為代
北著姓徙後河西有號太山公者同其所居人爭附之
李克用為晉王知太山公可付以事收隸帳下凡力所
不能制者莫命統之而能輯睦招聚橫捍西北二虜封

上柱國以其地為府谷鎮又以為縣為節州為節鎮更
五代皆許之相傳製其：次至御鄉入本朝尤為太祖
皇帝所信任數下詔書獎慰賜賚不貲是生鄭國公從
阮生禮賓副使德源、生諱惟讓贈左清道率府副
率則公之曾祖也祖諱繼長內殿承制閣門祿侯左三
年衛上將軍考諱克儁文思副使贈左領軍衛上將軍
公生數歲尤羸弱幾不能勝衣獨于牛識之日奇兒也
後未易量已而果聳牧絕類沈厚有智畧敏次而漸以
功名為己任馳射超軼殆不習而能郭達師鄴延見公

而嘆曰真將種也遂薦之試其藝于澠中補披帶班啟
待就充郡廷路徑畧司准備差使從种諤出塞遇敵于
馬川賊有以年易公者公索與鬪即斬其首獲其所
乘馬進葭蘆川輒大俘獲遂有名行陣間朝廷既城綏
德夏人遺其親信楊己良者分畫地界徑畧同命領軍
就收其要領而以公從行公語其間其反復屢折之已
良至不敢仰視立界堠築中山僅而歸即以領軍治德
德而留公為之助新造之區營置多目地壓賊境所奔
其一朝一夕事凡巨細公必參議而後定至今不能改

法

鄧延之

易領軍捐館舍乃出仕為烏波川堡把截舊用漢番投
王戶更成然有力者家居而自便貪之者長上而無糧
公曰弊誰遠華姑令居暑月輸以餉上者兩以為便辟
安南安撫司舟兵隊將勒所部過谿洞肅然秋毫不敢
犯以便親求為滋川永寧富閔元豐五年鄧廷進討辟列
軍期為五隊將戰三角嶺收復米脂城獲級為多間自
安定壁相運糧草以赴軍前賊邀我于蒲桃山公獨出
擊敗之東兵久不得食數千人于盧堤門或曰掩殺可
有切公曰飢不任役而苟為逃避者非叛也草馬就誌

輒殺鞫相向公曰尔輩何為而至是得不為父母妻子
念而甘心于異域之鬼耶遂回所向而若或至流涕曰
得公一言遂再生矣公各遣歸所疑遷第一部將後計
金場白豹戰亦掌平下護蘆入義今皆先登斬級辟環
州洪德寨主杖第二副將破訛子野鷄寨先是平遠寨
番兵多逃匿及已勝兵而未係籍公鉤索而籍之得八
百餘人騎自是無敢蔽隱遷第三將破曲律六掌平又
破安州州改第七將夏友將併兵入寇公先得其守烽
人姓名乃給為界外默烽首領就以所得姓名呼出而

盡斬之烽不傳回卷甲倍道大破尾丁磔斬獲萬計回
過控揚溝邊下令第三溝下營皆日方午到漢界猶
三百里不即歸可無後慮耶公笑而不答復選兵臨溝
持滿又分勁騎極山西賊果躡吾後與選兵遇而西山
騎乘之腹背受敵遂缺之賊既斃乃大舉而來公所提
兵終八千自啓樓鋪進遊騎轉戰至馬嶺公度賊未能
深入方取他路趨洪德邀其歸路分遣二十騎屯肅遠
入洪德川公設伏以待伏發賊前軍亂後兵為肅遠所
制幾匹馬隻輪不得返偽國毋踰山而遁眾相蹂踐赴

崖洞死者不可勝計輜重冬素雖惟帳首飾之類我皆
得之夏人之敗莫此為甚進環慶路兵馬都監時元祐
六年也移經源第三將擢知寧州甯改岷州兼安撫又改
鎮戎軍與師臣議不合朝廷是公初到而未備也亟叱
羅山以覘我兵以麾下兵大破之由是累前後實功積
官至皇城使成州防禦使復知鎮戎軍紹聖二年以公
知簡州兼安撫時己未冬詔促公行頃河未凍到官將
委公以事未幾章築師汪原請築石門峽好水川而
謂其地當鎮戎之衝非公不能佐已以成其事乃請公

鎮戎章再上而後可詔以熙河奉鳳環慶三路兵會汪
原之師無慮三十為而聽命于築遂時出師之盛未有
其比築以總管王文振為統制而以公為前軍而副之
今日追賊不得過一百里又曰軍我警言急勢或稟議聽
行而後報前軍伏路頭重而求援于公即稟于文振
文振曰好又恐一軍不足且蓄其銳再約文振發熙河
兵熙河兵驕而貪功主將不能制即報曰已發二千文
遇夫道盡赴坑谷死文振懼為自全計輒諱其好而劾
公以擅建違節制築得所劾即下公吏奏到宰相亦俱

兵惜熙河之失乃歸罪于公而請行履去工曰彼方治
 俟案到未晚也案上而公追賊總四十里餘又得報而
 後行案相忘曰誕也請從京師遣官以治工難之爭不
 已即以審覆為名寔則再治也既而不移前治抗卒降
 公十三官而罷集請留公以收後効力以松^權第十三
 將守邊^羌寨賊兵出沒葫蘆川公曰此至在平夏城也
 日作樂享將士使之不疑夜出勁兵撓之凡十餘日賊
 遁去時賊中號統軍寇名阿理^不勤都通皆西
 界用事梁^三首領也朝廷密詔公圖之^解后以牧放為

名會境工其意^見瞰我乘間也公既知即請出兵以所
 部兵分兩路衝^救以趨用夜^三入^二首始
 大驚曰天兵何自而來又問曰將之者誰曰折安撫曰
 我父也幸免我死公即以工恩慰諭俘其家屬族部凡
 三千餘人皆許以不死薄所得約十萬餘計哲宗特卻
 前受俘百多捕賀即日遣中使賜公袍帶兵器及以內
 庫白銀衣幣為籍拜公西工閣門使洛洲防禦使^徑原
 路兵馬鈴轄繼以賞不稱功再遷東工閣門使其所得
 地即天都山也有詔就委公經理公以接連一帶秋葦

川南并会地適熙河秦鳳形勝相控制皆賊攻養要害
處若不乘利勢扼之異時不能無患遂以秋葦為南并
為州詔以寨名臨羌州名南安而以公知州事兼安撫
使在治七年止以所得部族丁壯為用人之皆效死力
以捍邊面累遷引進容省使正為和州防禦使進明州
見察使為涇原路副使都總管崇寧三年鍾將師涇原
以萬人出巡賊出平夏州圍鎮戎分兵掠山外傳不得
歸公以輕騎尋未龍勝界隨成光先在其險賊意
初欲扼石佛峽以制官軍而足兵大掠聞公之出也乃

不復逞既而至虜治關而公道頓兵屯亭寨遂一夕而
遁適上以傳奏不通密以手詔命公訪得所在
仍許使宜從事詔到而賊已遁公條上其畧工奏懸嗟
賞又請以本路兵直扼露州徐堡寨以接聲援上召公
入覲將面議秦行而瓊度請乘西賊無功而歸氣沮疲
乏之餘際尾擊之詔以涇原之師會于靈州川帥司委
選萬騎以征然後報到後時公取捷征由葫蘆川廣獨
孤瀾漫抵岱嶺掠靈州川賊隳老幼趨靈州時已半夜
火明如晝門不得閉城內外大授任、隨濠娶相枕藉

而死明日浮獲甚眾并為橐駝蔽川而下環慶失約我
 軍勢孤不可以留命裨將當前公以精騎為殿而還賊
 果見襲公令少憩食而後行分兵迎戰賊又以數百騎
 擣我于兩脇間以邀中軍公親率兵出其不意賊果不
 利將依山自保官軍掩其後得脫者幾數十騎俘斬幾
 千人而首領居三分之一二即詔公觀入既見上慰諭
 甚數乃以傳所請盾于公曰傳知其一不知其二得
 之雖易守之則艱若不先削之其之其之其之其之
 運可以相接而多圖之未見其可上曰卿之言是也遂

進公武安軍節度觀察留後差步軍節度使侯賜賚有加
 他日再力陳開墾廣土進築日二日嘉祐俄促
 公還以摠其事尋有旨先城蕭關既与傳議不同而凡
 所報應無不鉅銘夏人知之稍點集為脩傳又申前議
 而同舍未可築公批不可傳遺其辟客數輩強公曰曰
 国事也師臣將佐佐義均一体苟情不通則不無膠柱頃
 自冒矢石是等事皆在所志其如勢有先後設不審計
 則噬臍何及尤歎如帥司所試未見其便傳度公不可
 回乃從蕭關之役終快反覆而諸將皆觀望傳亟云成

且至不可不擊帥司檄公曰不啻不擊意將冒此以
其靈武之請在以他將統兵兼晝夜出界賊竟遂襲其
後所得不補其失傳沮及^反劾公為專輒故敗我事乃能
公管軍仍令條具以報公以所得傳節制狀上之朝廷
悟即^還公舊物而上益知公為可委寄也乃以公為涇
原路在畧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知渭州公謂我洎口
磨移隘未龍鳥雞三公城井子皆藩籬之要也遂築五
寨以控之自是邊面雖濶遠^在一^道之^上矢又展
西安州增置定^戎寨廣平夏成為^懷懷^一定^戎戎^池池

歲得鹽七十萬石從始事至成功未嘗調發而民間不
知其後輒更歎駭曰是何神也^詔詔^諭諭有^更其
無擾用副^予予^懷懷^之之^語語在鎮二年拜淮康軍節度使又二
年公以守^邊邊^分分^事事已就序將來解罷少休与安逸未及
請而轉運使有以邊面既開拓糧餉不能無缺絕請于
平夏通峽鎮我西安四处分置五百萬糧軍倉場公以
所費大難之曰如不得已止可用^舊舍屋為用而平夏
通峽相距無二十里可省其一俄有詔罷轉運使又借
帥司係藉車戶為運又欲以十萬斛助熙河之計而以

申

積

沒

汪原隨軍中驢橐駝致之公不從疊是數湍故造為
 慮之謗以申公于是召公還朝除佑神觀使既而所造
 皆誣工疑遂辨尋命公对拊諭委曲公泣曰臣老以守
 邊無狀致煩物議以惑上聽禎陛下終始保全萬死何
 以報上無一語自辨特賜錢叁百萬為京師居第之費
 俄以其子煥文除少府監丞少日請歸省墳墓有詔許
 其行明年詔還還沒以公師位原比入对工尤敦勉公力
 辭不可得即以少府丞煥貼心周書寫讒宜文字致
 鎮四月感疾遂告老未報而以十月二十九日薨享年

六十一乃大觀四年也後數日御寶寶批所奏不許公去

位賜靈寔丹二十粒勉以自衛到上嗟滄水已命本

路走馬承受問其家安葬之地及遺表陳乞恩例等公

第皇城使可通知奇嵐軍應副葬事即以致和元年二

月七日葬公軍之北安仁鄉道生谷武家會領軍墓之

而公夫人趙氏繼室王氏梁氏皆先公卒兩男子彥野

西梁院使奏鳳路第一副將次彥質朝請即乃直閣君

也三女左班殿直朱挺李備內殿崇班郭浩其婿也孫
 男宗丞三班奉政兩女尚幼公平生不妄笑望之若

卿

兩

兩

可得而親而即之弥温好學樂善喜讀書雖懸藥石
 無不通貫論議哀、愈叩愈無窮其忠義仁恕不苟而
 自信盖天得也為文長于叙事作詩有唐人風俗事親
 孝友愛兄弟宗族間一以恩意周旋惟恐失其歡丁内
 外難皆以邊制不許終喪而請之每至三四事間即請
 持餘服亦報不安南班師遂歸營所隴蔬食廬于墓次
 永樂之變大夫人初不知公徑歸先見其弟乃相与寧
 覲仲父早世繼有六喪皆在殯悉舉以葬又官其從弟
 嫁其二女雖顯貴奉養不少加不昵聲色不飾厨傳以
 邀虛譽歸鄉里与親旧握手相尽出入才以四人肩舁
 遇輦行間長者必一輕財好施所得賜予必先族人隨
 親踈致急以次而均其尤不能自存者分俸以給保德
 陽河有世遺產諸文既離析而推所得分及公之悉均
 入諸分置別業于長安以贖孤遺人置義庄于奇嵐以
 瞻近親而為松楸洒掃之奉自始即或未嘗妄戮一人
 接物遇下一以誠意所与遊淡以良而所去必見思其
 罷鎮戎而待命于原州也昔為將而駐札又嘗相川事
 聞公之來扶攜出迎不遠數千里至巷無居人夜則望

公所舍焚香膜拜其所履歷之地皆家畫公像而生祠
之有至海公必禱者不事^權貴不為勢利所奪不自矜
伐有言必踐利害或不同雖在人^主前亦必展轉開陳
期感悟秦報往來情不達已靈截之議鍾傳至出政府
私書示公而以語撼公曰奈何捨節鉞而枕竄逐祁更
不從當以報政府公曰所繫甚大非敢有所吝也尋已
言淇密奏曰臣不知以忠義事陛下今政府不知臣為
帥臣又務邀近功堅持所見臣迹不安願罷臣邊任工
遣中使報公曰我自主張夏人奔國以城為練泉詔公

以一路兵破之公曰衆寡不敵難以奉詔又促公曰若
不行當行軍法將位亦勉公如詔青公曰我之首領不
足惜一有不虞辱國為重亦以是報工曰惟陛下幸答
尋詔公曰覽卿所奏誠如是言又界外聚村植將立保
障或詔公可引兵撲滅公密遣人焚其所聚被但見烟
焰屬天而不知其所自當與人同鎮兵計蕩已回軍而
共事者方至即推其功為先與同僚約為婚姻未定而
同僚死公往哭之呼出其子而定婚每行軍與士卒同
甘苦雖深入賊境露宿不聞壕深達性命之理視在官

如疑誤

如傳舍于死生禍福略不少界帝語子弟及戒將士必
曰無貪賞生事妄開邊邊隙重貽朝廷之憂又嘗語其子
曰三世為將道家所忌况家世為之耶尔曹當以業如
自勉無以箕裘為累有文集十卷奏議三十卷晚著邊
議十篇未及工而終終嗚呼天都又腹心之地也據險隘
而地寬平水草豐美糧餉屯聚所以國國國敢中國抗
益在于此元豐中之儀在廊延幕下親親詔旨觀先帝
所以規規必取之意可謂深矣俄而輟者當時不副工
意所在曾不知工与天通留遺聖嗣故公奉行天討不

吳疑誤

血力而取之又復能隨所控扼且城且耕使之略不得
內向而復尋未歸之地進窺王閔以還都護之旧矣以
是求當日之中輟難乃在今日也而公工成先志增重
國威別定合符君臣相濟照映今古於是為盛
銘曰天之降材豈无无所謂若文若武以時以至乃聖神有
命承之雖作則規夙虎龍雲憬彼殘羌遊魂未珍尚竊
吾第問輒真吁奮天之城時哉折公推陷恢拓所向必
功天子曰咨予駘于臂公曰忠臣捨帝何持高于大纛
拊有全師孰去孰來天子之知河西朔方暨安西府郡

自真吁未詳

縣可期公胡弗頌顧軫帝之懷懷漢蕃是悼維其不亡勒銘
有詔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二十終

東莞崇正祠功堂藏書



